



□ 12
476
33



十三經注疏

周禮七

口 476
33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疏

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

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鄭氏注

賈公彥疏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

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

儀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

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

人豐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

汲
18
33



周禮注疏卷十七

一

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僉七潛反皆也俞羊朱反然也李一音由女秩音汝氏姓
如字劉音紙大廟音泰下放此臚本又
作臚子兮反升也父音甫費虛覲反
以佐王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
云禮之用和為貴也○注禮謂至是也○釋曰云禮謂曲禮
五者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
心名為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
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云經禮謂周
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
為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
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是以藝文志云帝王世有損
益至周曲為之防是此周禮為曲禮也云吉凶賓軍嘉其
別三十有六者並據下文而知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而
引書堯典帝曰者謂舜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三禮者謂
天地人之禮也云僉曰伯夷者四岳同辭而對共舉伯夷也
云帝曰俞者俞然也然其所舉云咨伯女作秩宗者帝舜命
伯夷使為秩宗秩次也言宗伯主次序鬼神之事案彼虞書
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

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
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
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
五禮矣引國語者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言
名姓之後者孔服注以為聖人大德之後云能知四時之生
犧牲之物者孔服注以為生謂黍稷謂純毛色牲謂牛羊
豕云玉帛之類者孔服注以為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
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云采服之宜者服氏云祭祀
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者服云量
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云次主之度者服云次廟主之尊
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
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
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
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緩祭不配是其攝主
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
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之所者孔云去
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
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
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

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
之後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為大宗
大宗者於周為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年秋八月
公羊云大事者何大治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列昭穆序
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云逆祀也時夏父弗忌為宗人逆
祀者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躋升也謂升僖公主於閔
公之上引之者證宗是宗人主鬼神也云又曰使宗人釁夏
獻其禮者此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
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
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者亦證宗人主禮也又引禮特牲
者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眾兄弟及賓
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
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
也云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者所云虞書
是虞法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
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
故摠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大常是也者以代異法殊禮

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大常主之故云漢之大常是
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
當時張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禮官之
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一人肆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一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肆師至十人○釋曰此一經與下五十九官為長此宿大宗
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此官可謂別
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摠掌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
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此並亦轉相副貳之事也○
注肆猶至泰盛○釋曰鄭知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者
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
等故知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泰盛者案其
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又云祭之日表齋盛

告絮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案盛之事也

鬱人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

以和鬯疏注鬱鬱至和鬯。釋曰凡敘官不以官尊為鬱於物反。先後有以緩急急者為先鬱人為首者祭祀

宗廟先灌灌用鬱故其職云掌陳器故宜先陳也鄭云鬱鬱金香草者王度記謂之鬯鬯即鬱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

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則

謂之鬱也

鬯人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為酒芬

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稗二米。疏注鬯釀至一鬯勅亮反秬其許反李其虛反音字。米。釋曰鬯

人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其秬鬯祭社祭門先用鬯故宜先言未有鬱條暢得名云條暢於上下也者若宗廟及賓客以灌

地此雖無鬱至於下經用鬯祭祀者亦尸所飲以灌地灌地者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於天故云條暢於上下也

如黑黍一稗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稗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為名下文云秬一稗二

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

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稗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為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雅

云秬一稗二米即是維秬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秬者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

黑黍一稗二米案爾雅秬一稗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

秬即其皮秬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者秬既是皮復云秬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

皮故重言秬秬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人在此者

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且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疏司尊彝。釋曰在此者案職云掌六彝六

司尊彝卷十七

尊之位尊彝是祭祀之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彝亦至法也。釋曰彝亦尊者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耳云鬱鬯曰彝彝法也者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為尊之法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疏司几筵。釋曰在通矣。鋪普吳反又音孚藉在夜反。疏此者凡祭祀先設席故其職云掌五几五席辨其用與其位故列職於此也。注筵亦至通矣。釋曰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官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為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故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疏天府。釋曰

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府物至物然。釋曰云府物所藏者鄭摠解府義所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大府王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案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典瑞中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人。瑞節信也典瑞疏典瑞。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若今符璽即。疏玉瑞玉器之藏下又云王摠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是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注瑞節至璽即。釋曰云瑞節信也者其天子所執者若受天之應瑞然其諸侯所執者若受得玉瑞亦如天之應瑞故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即者鄭意周時典瑞似漢時符璽即故舉漢法而況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命謂王遷秩 **疏** 典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諸

所屬義有種種以宗伯主禮及祭祀之事故凡是祭祀及禮
事皆屬焉此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禮記
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故於
春見之在此。注命謂至之書。釋曰凡言命者皆得簡策
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
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司服列職於 **人疏** 司服。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

典命之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疏** 典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以其職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一人奚四人 遠廟曰祧

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才知者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祧他堯反奄於檢反劉於驗反
為于偽反知音智昭 **疏** 守祧。釋曰遠廟為祧案其職掌
上招反說文作侶 **疏** 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則各
以其服授尸故列職在此有奄八人者以其與女祧及奚婦
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注遠
廟至奴也。釋曰遠廟曰祧者案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
享嘗乃止鄭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云周為文王武王
廟遷主藏焉者案王制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鄭
知周之二祧是文武之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
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以其顯考已下其廟毀不
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
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
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祖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大祖
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諸侯既不可與天子

司服流卷十七

同有二祧其遷主則摠藏於大祖廟則謂大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是也云奄如今之宦者漢以奄人為內官則名奄人為宦故舉以況之也云女祧女奴有才智者亦若天官云女酒女漿女祝下交云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為之無才智者即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已下並王制文七廟者據周而言若殷人已下依禮緯唐人五廟夏亦五廟殷六廟與周不同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

府一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女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
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少詩照反。婦者以其主婦人職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是祭祀故列職於此也云每宮卿二人者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中士八人也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若然天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

府女史奚同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士用奄人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士用奄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六官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為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者凡無常數之言。疏。內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禮薦加豆籩並是助祭之人故列職於此也。注內女至之言。釋曰言內女明是王之族內之女故云。王同姓之女為內宗也。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不言數而言凡故鄭云凡無常數之言以其王之族內之女無定數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女王諸姑姊妹。疏。外宗。宗外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豆亦助祭祀之人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外女至外宗。釋曰鄭知外宗是王諸姊妹之女者以其稱外明非已族故稱外宗外女也。鄭不解有爵者已於內宗注訖明此亦是嫁與大夫及士可知也。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冢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昭穆為左右雖非祭祀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冢封至為之。釋曰冢封土為丘壠者案其職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出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壠是聚土亦為壠故兼云壠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云象冢而為之者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為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陵為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一人中士八人府一人史四

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考子所。思慕之處。塋音營。夫。釋曰案其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是掌天下萬民之墓地也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故鄭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在此者死葬之以禮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主。疏。以其主公卿大夫之喪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人司樂樂官之長。疏。大司樂。釋曰大司長。丁丈反。後皆放此。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

也。注大司至之長。釋曰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鞀鞀氏已上為長者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徒四十人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疏

大胥。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司樂教樂同類是亦禮事故列職在此但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八人眡矇三

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

者鄭司農云無日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眡。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矇音了又力小反

字林同云明也杜蒧如字劉音屠下苦怪反朕直忍反本又作明或作映劉又音睫眡本又作睽素口反說文云無目也

珠子也先久反疏大師。釋曰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

三百人而已。注凡樂至之眡。釋曰云凡樂之歌必使瞽

矇為焉者此鄭欲解作樂使瞽矇之意以其無目無所親見

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云命其賢知者以

為大師小師者此乃師曠之徒亦無目者故引為證也就瞽

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小師也其餘為瞽

矇也云眡讀為虎眡之眡者易頤卦六四云虎眡眡眡其欲

逐逐无咎是也云眡矇目明者以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也

先鄭云無目朕謂之瞽已下案詩有矇矇案尚書有瞽矇於

此云有瞽矇據此三文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三處而為三等

解之諸文皆瞽在上而矇眡在下先鄭即以瞽為無目朕當

第一無目朕謂無目之朕脈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

謂矇矇然有朕脈而無眸子人者謂之矇案其職大師少師及瞽

精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者謂之矇案其職大師少師及瞽

矇眡矇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

之者以其大師少師為長故連類言之

典同中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同陰至軍聲。釋曰同陰律也者對律而為陽律也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謂諸文皆先云同後云

律若陰陽亦先云陰之類故以同名官也引書曰者堯典之篇彼據舜之巡守於方岳之下命史官協時月者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及月之大小定分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正定之使依法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所引之文皆證同在律上之義若然無取於時月口又度量衡連文引之耳案孔注尚書律為法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為陰律與鄭義別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磬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擊磬擊編鍾并教縵樂亦是樂

事故列職於此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疏**鍾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而奏九夏以其樂事故列職

於此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一人徒十人**疏**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等笙塤籥已下亦是樂事故列職在此

搏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疏**搏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之

鼓亦是樂事故亦列職在此。注搏如鍾而大。釋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簋

鞅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

人徒四十人

鄭司農云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
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為味莖著之味
玄謂讀如韎韎之韎○韎威莫拜反劉李音味莖食飲之味
如字又莫介反莖莫戒反又音莖直基反劉直梨反李音
姪著直居反李張慮
反韎古洽反又音閣
案鞮韎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鄭司至之
韎○釋曰引明堂位者證韎是東夷之樂云讀如味食飲之
味杜子春讀韎為味莖著之莖者讀從爾雅也此後鄭皆不
從之後鄭云讀為韎韎之韎者欲取韎為赤色是以禮記檀
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
韎者取色赤
東方之意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
所持以指麾
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經
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

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無數也○注旄旄至指麾○釋曰
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為旄旗之旄
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
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人是亦舞者所持以指
麾者若然下鞮韎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
韎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
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餘若反繹音亦祭之明日又
祭也字書作釋去起呂反下同
舞羽吹籥則此籥師所掌以教國子文樂左手執籥右手秉
翟故名官為籥師也○注籥舞至秉翟○釋曰案公羊宣入
年傳文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置也於去者為廢故曰
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知佐辛輕於正祭則重
於繹祭則不停正祭合停繹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為繹祭故
孔子為經加猶以尤之但宣公乃有慙心於作樂之時去其

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引之與詩者證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之事也

籥章中十二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

一人徒二十一人籥章吹籥疏籥章釋曰在此者案

是樂事故列職於此注籥章至詩章釋曰案其職

有附詩幽雅頌是吹籥以為詩章故官名籥章也

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鞞讀如履也鞞履四夷舞者所屏也今時倡蹋鼓

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鞞革履也鞞者鞞鞞屏房

味反蹋徒臘反李吐臘反沓它答反又如字疏鞞鞞氏

此者案其職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亦是樂事故列職於

此也注鞞鞞鞞無絢之屏也此鞞鞞亦是無絢之屏彼為大

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履此為四夷舞者所屏其履無絢一也

云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屏者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

人并擊鼓沓者作聲者行自有屏履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

自有屏與中國不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

與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掌藏樂器庸器亦是樂事故列

職於此注庸功至功焉釋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左氏襄

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

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引之者見其庸器之義

司干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干舞

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疏司干釋曰在此者案其

亦樂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干舞至舞也釋曰云干舞

者所持者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

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八問龜曰卜大卜疏大卜。釋曰此大卜有

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

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在此者案其職曰掌三兆三易之等

也。注問龜至之長。釋曰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故曰卜對

筮問也謂有疑來問於著二者互見為義卜言赴來問之心

亦先問乃赴筮言問者後亦赴來者之心也云卜筮官之長

者謂與下龜人董氏占

龜人中十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工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工取龜疏龜人。釋曰在此者與卜人

釋曰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戌之時

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

董氏下十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燹煖用荆董之類

灼反煖音俊疏董氏。釋曰在此者鑽龜用燹煖故與大

又子寸反疏下連類在此。注燹煖用荆董之類。釋

曰案其職云掌其燹契即士喪禮云楚煖是也楚即荆故云

用荆云董之類者董所以捶笞人馬用荆竹為之此亦用荆

故云董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著龜

吉凶。疏占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占

著音尸疏龜筮亦占筮之類故列職於此也

籥人中十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著曰

易疏籥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籥籥有生成數

日云問著曰筮者鄭意以筮為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是筮為問也云其占易即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十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占夢。釋曰

在此者案其

職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夢是精神所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眠禮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成祥者魯史梓慎

云吾見赤黑之禮○疏眠禮○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侵子鳩反季且社反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釋曰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

故共府史胥徒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

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其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注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釋曰在此者

防之事及辟令啟亦是禮事及

事鬼神之法故列職於此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

狩之祝○甸音疏甸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四時

電後不音者同疏之田表貉之祝從事鬼神之事故列職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

敗也○詛側慮反祝之疏詛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又反沮在呂反沈音敘疏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

亦事鬼神故列職於此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

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人司巫巫疏司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若國大旱

官之長疏則帥巫而舞雩亦是事鬼神之事故列職

於此

司巫疏卷十七

於此。注司巫巫官之長。釋曰案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為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一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巫能制神之疏注巫能

釋曰巫與神通亦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案神士職云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注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大史史疏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讀禮書

官之長之事也故列職於此也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注大史史官之長。釋曰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為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為長是以稱大也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為長是以稱大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

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

辰之行宿離不貸。馮音憑相息亮反注同宿疏馮相

劉息就反一音夙離力計反貸吐得反或音二疏釋曰在

此者以其與大史同主天文故其職云掌歲月星辰之位故與大史連類在此。注馮乘至不貸。釋曰云世登高臺以

視天文之次序者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之

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云天文屬大史

者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也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者證大史掌天文之事云宿

離不貸者鄭彼注云離耦也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也謂其相與宿耦當審候伺不有差忒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

徒八人保守也世守疏保章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職

天文之變云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

動以觀天下之遷故與馮相氏連類在此也。○注保守至之變。○釋曰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

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疏〕內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八

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疏〕外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之類故列職於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

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御猶侍也進也其

掌贊書人多也〔疏〕御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贊書凡數從也。○釋曰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疏〕巾車。○釋曰在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巾猶至之長。○釋曰巾猶衣也者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疏〕典路。○釋曰在此者案

路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注路王至乘車。○釋曰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皆稱路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疏〕車僕○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五戎

職於此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司常○釋曰在此者案其

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注司常主王旌旗○

釋曰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

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為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疏〕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者案其職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皆是事鬼及禮事故列職於此○注都謂至食邑○釋曰案載師云家

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者以其軍事是重政與大官同名也秋官都家以稱士者以其主都家萬民之獄訟以告方士故謂之士士者察也取其察審之義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疏〕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疏〕家宗人○釋

其職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亦是其鬼之事故亦列職於此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疏〕以

士者男巫之後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釋曰此神士還是上羣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為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三辰之法當處置神之位次故列職於此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七

卷第十七
直自校印

而精嘉高平天書
甲而謹謹藏甲精

知府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榮

周禮注疏卷十七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七

唐石經周禮卷第五

春官宗伯第三

唐石經作第五非

吉凶賓軍嘉

諸本同惠按本作軍賓云余本仍作賓軍按惠棟當據宋本疏作軍賓小宗伯注吉凶軍賓嘉亦本作賓軍嘉○按依大宗伯職經文次第先賓後軍則作賓軍是也自蔡沈書注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初學幼而熟誦乃不省周禮本文矣

汝作秩宗

余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汝作女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

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

蓋本毛本禮誤郊毛本階誤皆

云禮謂曲禮五者

惠按本謂作是

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

惠按本作吉凶軍賓嘉○按此本非也

可謂別職同官者也浦鏜云可疑所字誤

頒于職人惠按本作織人賈氏據鄭讀也此依經改職非

表齋盛告絜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絜改潔非下並同

故其職云掌陳器浦鏜云裸誤陳

復云稱亦皮閩監毛本稱誤極

言為尊之法也嘉靖本也作正

鋪陳曰筵釋文作鋪之按釋曰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為名則實本亦作鋪之矣今本作陳非

天府徒二十人余本嘉靖本閩監本同毛本二誤三唐石經缺

祖文武既為二祧惠按本作但文武此作祖誤

漢以奄人為內官閩監毛本同惠按本漢制考作內宦

亦用士八人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作亦用士人無八字此衍文當刪正○按嘉靖本此條勝於各本

女奴有才知者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知改智非釋文才知音智

冢人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作冢人注中同當據正○按字體正作冢从勺豕聲

此臣云丘惠按本臣作直此誤

眠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余本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此段全缺按釋曰此下直云瞽瞍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眠瞭三百人而已然則府四人已下四句係後人臆增賈疏本無也○按前說非也賈所云瞽瞍三百人者謂上瞽四十八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也此三百人無府史胥徒眠瞭三百人有府史胥徒故云瞽瞍三百人無府史胥徒其實賈說不明經文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統屬於大師小師瞽瞍眠瞭非瞽瞍無府史胥徒也疏末云大師

少師警矐矐矐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此并言之
三字正謂此府史胥徒統屬於上四官亦可證經文府四人
四句非衍矣由四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
併為一條如太司樂樂師合為一條之例
眡讀為虎眡之眡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為作如

無目眡謂之瞽 余本岳本閩本毛本同此本朕誤朕監本
又作明或作映玉篇謂朕與曠同明曠亦一字也下同

云眡瞭目明者以其工 惠按本無云其下有扶此一衍
於此云有瞽矐 惠按本云作文此誤

鞞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作味
味釋文賈疏余本亦作味飲食之味此誤倒

杜子春讀鞞為諫莖著之味 閩監毛本同釋文岳本嘉靖
本味作味漢讀考作讀鞞如

經云舞者衆寡無數 惠按本作此經云

引之與詩者證籥師教國子 惠按本之作傳籥作樂此
職可攷 誤。按籥是也樂非也本

鞞鞞氏 唐石經諸本同惠士奇云玉篇鞞作趨。按玉篇本
說文說文作趨

鞞讀如屨也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作鞞讀
為屨當據正

四夷舞者所屣也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此本屣作屣
與漢制考所引同誤也今訂正文選魏
都賦注引此無所字按釋文出所屣二字則無所屣者
皆非說文屣履也所屣猶云所履也。按無所字者自是
古本

謂楯也 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謂楯二字嘉靖本楯作
盾惠按本同。按盾者正字楯俗字
二者互見為義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為改其

占人史二人

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作史一人誤

亦占筮之類

閩本同監毛本占改卜

簪人

宋本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嘉靖本簪作簪下從口當據以訂正此從石說

女巫無數

余本閩監毛本同皆連上文嘉靖本及惠按本別跳行下大史小史同唐石經此序缺○按經文其

師以下統屬於男巫女巫則不跳行者是也此亦太師樂師一條之例

凡以神口者

閩監毛本作神士者惠按本作神仕者云仍作士下神仕還是男巫為之同此本兩

神仕之仕字皆實缺

宿離不貸

釋文作不貢○按貢是

以視天文之次序者

閩監毛本視誤觀

皆是事鬼及禮事

浦鐘云事鬼下疑脫神字

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余本閩監毛本同此本下三字實缺嘉靖本邑作地

周禮注疏卷十七技藝記終

南昌袁泰開技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建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也亦音祇本或作祗下神而地祇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文反又後不音者同疏至大宗國。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為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注建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

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實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云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非神非禮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也故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

疏 以吉至神示。釋曰：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而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其天子宗伯君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注事謂至有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禮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禋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實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禋音因李又音煙。禋羊九反本亦作禋音同積也。燎良召反。觀音風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疏：以禋至雨也。禋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圜于權反。疏：以禋至雨也。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散神始也。注禋之至禮云。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尚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禋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禋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

引之證標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至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標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早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幣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祀皆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牲幣燔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

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者實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夫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心妻木入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官好輿南官好賜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剋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圓鍾為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左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

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
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
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
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
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
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
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
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
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
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
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
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
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
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
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
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

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
祿是其本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中爲司徒下台司
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
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
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
同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
絲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
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
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
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
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旋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
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帝列爲中宮大極
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
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
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
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極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
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
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

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甄案
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
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上帝
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上帝單號之
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
旻天冬曰上天摠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
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
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摠勅四時知昊天不
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
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
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
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昊天
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
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
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
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祭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
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

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
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兩師鄭君
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禮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
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
風師也兩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
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
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
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山凡
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辰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
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問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禋也所
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
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
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

兩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
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禮于六宗禮用
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
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天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
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雩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
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
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日月既
尊如是故不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
得入宗也

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
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
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禋醯為罷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書
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
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
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
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
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

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
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
性之含藏醯醢牲胷也醯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郊特牲曰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
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
劉直蔭反醯乎逼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
如字本或作烈禋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
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照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
該古來反蓐音辱同不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寶音獨本
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
有牛反啜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啜啜無數又陟劣
反疏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
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注
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
此經對上經祭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
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
祭下仍有狸沈與醯辜一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十神故舉社以表地而鼓人職亦云

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
埋與昊天裡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
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
土穀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
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
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
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死乃配
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
左傳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若然稷祀棄實是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早欲見早從夏
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
夏社注云犧牲既成黍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早暵水溢則變
置社稷當湯代桀之時早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
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其早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
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
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
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

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云罷
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
罷從經驅為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
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驅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
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立謂此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
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
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
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不
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
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
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
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子曰重曰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曰柱為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為犁

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社即句龍若曰犁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
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
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夫司樂云四
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
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為四嶽
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與也案爾雅故權立吳嶽為四嶽
定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四嶽
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
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楊州霍
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山彼霍山與嶽州霍山在嵩華者別
云不見四嶽者四嶽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嶽相對若
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狸沈祭山林川澤
五嶽歛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嶽山川之類亦當狸沈
也爾雅云祭山曰廩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廩縣既非周法
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
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

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言不析別而說故鄭
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
含藏也云臨臨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臨礫牲體者皆
從胷臆解折之故以胷言之云謂礫攘及蜡祭者案禮記月
令云九門礫攘又十二月大雊時亦礫攘是礫牲攘去惡氣
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
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
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
禮以記四方也若四方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
不得與四方成孰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
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饗後之事故云以謹民財者八
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
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
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
嗇也云享農及郵表嘏者彼注云農謂田畯與田大夫郵表
嘏嘏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
表嘏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

禮記卷之二十一

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
表啜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
貓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
至義之盡者據饗貓虎坊與水庸郵表啜之等是義之盡引
之者證祭亦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磔牲之事也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

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
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肆者
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體謂薦血腥也禘之言灌灌
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
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般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
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
共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
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
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肆他歷反解骨體裸古疏
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反禘戶夾反率五音律又音類
以肆至先王○釋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
而言之即有六禮揔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

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
以揔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
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
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宗廟至
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
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但
周法有三年一禘則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
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禘之義也若殷則禘
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
云禘大祭者禘是揔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
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一禘雖小於禘於四
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
孰當朝踐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體云孰其體
謂體解而爛之是其饋獻獻以益齊之節故云獻獻體謂薦
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體謂薦血
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
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
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裸之言

灌者經云裸者是古之裸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醕尸等為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之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獻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聰明為魄人死魂氣歸於天為陽魄歸於地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般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逆言之者與下共醒其俎訖乃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次醒其俎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禘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禘言肆獻灌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禘備也者禘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禘

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為禘祭也云明年春禘於太祖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可知何年既為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春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般祭者公羊傳交般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禘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般祭也云一禘者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禘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為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禘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復云圜鍾為

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
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
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
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
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祇言血此
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地祇言血此
欲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燔一
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燔一獻是祭羣小祀
祭先王而言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燔一獻是祭羣小祀
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
大享言腥三獻言燔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釋曰此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如吉
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災從後以
五疏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災從後以
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
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
患分災討罪者救患則刑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
分災謂若宋災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災也討罪謂
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者皆是相哀之
法故并代引之
以喪禮哀死亡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
音遂疏注哀謂至含禮。釋曰諸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
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
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已下無服若始
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禮
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
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
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
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禮則有之
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賙士喪禮君使人禭明天子諸侯
於臣子皆**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
有含禭也**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
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札讀為截謂疫厲。札如字又音截縣音玄
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
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有害案司服云
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疠飢饉者彼不以荒為目以
荒替凶處故彼往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

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妨民取蔬食也皆自貶
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
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
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截謂疫厲
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
瘥是厲鬼為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以弔禮哀禍
裁禍裁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桑盛如何不弔庶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
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
疏注禍裁至之道。釋曰禍
為火于偽反下苟偃為同。
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災當水火二事為證也案莊十一年秋
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兩三日已上為淫廢焚孔子拜鄉
人為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禮也
以禴禮哀圍敗
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同盟者合會財貨以與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
宋裁故是其類。禴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
浪反澶**疏**注同盟至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
善然反**疏**為國敗正本多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
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
必知禴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

軍禮之中故知此禴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
禴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禴禴之是其
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
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
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九之也若然
既而無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以
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疏**注恤憂至為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
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
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
亂在外為寇在內為亂御盜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
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
以實禮親邦國
既不相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而已
親謂使之相親附
疏注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
實禮之別有八
下文相朝聘之義是也實禮之別有八
者即下文入者皆以日間之者是也
春覓日朝夏見

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

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

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

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

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

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

歲則徧之曰朝直還反注下不出者皆

同遞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還反

者以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

覲諸侯是王不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

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以

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

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

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

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

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

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

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

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

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

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

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

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

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

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

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

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
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
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
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
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觀
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
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
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
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
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
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
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
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
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殷覲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
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禮衆聘焉一服朝
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他音反一音他堯反竟音境

疏

注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
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
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
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
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
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
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
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
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
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
殷覲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
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
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
焉使卿為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
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
此三年以其侯服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
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
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
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

司禮流卷十八

古

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亦無朝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同謂至有五。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

特牲云官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義勇

疏 注用其義勇。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

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

而**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

疏 注均其地政地守地

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

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衛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

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

致有不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

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車徒之數

疏 注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

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

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

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

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

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

疏 注築宮邑至強弱。釋曰鄭知有

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

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

科是事民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所

之強弱也

疏 注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大封為正封疆者謂若諸

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其民庶不得合聚今

良

反

疏

疏

疏

疏

以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眾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

以嘉禮親萬民 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者是也

疏 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

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彼列

疏

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

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親其恩成其性

也。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

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婿親迎御輪三周是婿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

己是親其恩也云成其姓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

性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至朋友。○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禮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注：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為王以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世子是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泰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為賓射。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相親之事也。

聘者，注賓客謂朝聘者。○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以

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振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

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振。○振上忍反，膳音煩。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振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摠云：振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諸侯則振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不敬注云：振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振。劉子曰：國之大氏說振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祭肉又案異義左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振，非鄭義耳。對文振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

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
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
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
賑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
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賑引之證同姓有歸賑之事此
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
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膳肉周禮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
國不以賜異姓散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
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
有大功者亦得賑膳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賑以交諸侯
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賑膳也
國 異姓王昏 疏 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
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
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異姓至甥
舅。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

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
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是昏姻之國也 以九儀之

命正邦國之位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 疏 以九

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摠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
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
也。注每命至異數。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
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
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則不
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 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

見命如字下 疏 注始見至職事。釋曰云始見命為正吏
士相見同 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也云
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
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
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
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
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

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上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以治職事解之也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大夫自疏注鄭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弁服○釋曰先鄭云受服受祭衣為上士則服爵弁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再命而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玄謂此受玄冕之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之國孤絺冕卿大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伯子男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

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說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臣亦之得其理也三命受位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疏注鄭司至三命○釋曰先鄭云受王之上士亦三命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於王為

司馬遷卷之八

七

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同稱士即為王臣也大夫亦四命鄭疏命注鄭司至四得有祭器者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鄭疏命注鄭司至四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鄭疏命注鄭司至四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命者約典命文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命者約典命文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等識古有此制焉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

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等識古有此制焉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大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六命賜官鄭司農云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先悉薦反下先時同後胡豆反

疏

注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如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人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為王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者使自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者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自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者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知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

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者七命賜國王之卿加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加

一就者鄭司農云疏注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後鄭先鄭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命是侯伯之國者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農云一州之牧王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之三公亦八命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施上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

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

命也云得專征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

據州牧而言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三公亦八命典命文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伯者鄭司農云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長諸侯為方伯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者七命賜國王之卿加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加

一就者鄭司農云疏注王之至之國釋曰此後鄭先鄭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命是侯伯之國者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農云一州之牧王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之三公亦八命疏注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

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施上責衛伯鄭云衛康叔之

封爵稱侯今日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

命也云得專征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

據州牧而言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

天子得專征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

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三公亦八命典命文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伯者鄭司農云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長諸侯為方伯疏注上公至方伯釋曰典命云王之

加一命為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宮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

等邦國 等猶齊也 **疏** 注猶齊等也。釋曰此經與下為摠國為主也言等猶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 **王執鎮圭**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

疏 注鎮安至二寸。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縹藉五采五

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以其諸侯圭皆以類為瑑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公執桓圭** 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 桓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 **疏** 注公二至九寸。釋曰此所執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疏** 謂朝時案聘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案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移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者圭不見唯在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

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

也。有麤縵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疏。鄭必破信為身者古者舒申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縵耳者縵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為飾若不麤縵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縵為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子執穀璧勇執蒲璧。疏。注穀所至國也。釋曰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案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疏。摯音至本或作贊。

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摯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為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謁見新升為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及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孤執皮帛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縑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疏。注皮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兼諸

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
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
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
合卷摠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
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
以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
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
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
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
璧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繒蓋漢時有璧色繒故
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繒其璧色繒未知名也
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
故卿亦象焉而隨陽南北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
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
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
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鷩
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鷩鷩即今之鴨
是鷩既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鷩鷩即今之鴨
而動者但工或為君興其巧作商或為君興其巧作商或為君興
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

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
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
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
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
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天子孤卿大夫四命大夫四命士三命
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大夫四命大夫四命士三命
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
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
稱卿皆執羔鴈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
命數及爵皆執鴈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
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
實對享私覲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玉作六器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以禮天地四方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

植音值又時疏注禮謂至是也。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
力反又音置禮神則曰器上文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
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
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
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
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

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
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
際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墀又為壇於
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
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璜禮北方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西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牛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混戶本反本又作崑音崑崙音倫本又作崑魯門反
疏注此禮至半見。釋曰云此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多日至於地上

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於明堂至秋摠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圓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圓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鏡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鏡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

疏注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非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動物。然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

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案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損盈。陰。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疏**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章勇反。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

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注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云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鴽雀雖化為蛤蜊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卯凡祀大神生治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木者皆曰產也

享大鬼祭大司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洌
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大禮

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灑祭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視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

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滌作立鄭司農讀為泣洌視也。省本又作肯同息井反後省牲饌皆同饌戶郭反盥音吝下同詔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此概古愛反本或疏凡祀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作概亨普庚反。疏享大鬼在其中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洌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之玉仍有圭瓚璋璣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饌者當省視烹牲之饌云奉玉盥者此玉還見上文所省牲盥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盥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視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注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

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故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蓋注云玉蓋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蓋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蓋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蓋別釋也大宰云祝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鑿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與音預下同

疏

注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薦徹豆邊徹王后

疏

凡大至邊徹。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邊徹者鄭云薦徹豆邊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

疏

大賓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

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出注小宗伯職放

元

為主。釋曰：知代玉裸賓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裸，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朝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朝

觀會同則為上相，六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

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

位而哭之，擯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疏朝觀至如朝觀會同，即兼四時朝觀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注相詔至紂衣。釋曰：云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

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觀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案觀禮，番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王及后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經紂字以其遙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案彼注紂衣而已，不合加麻。經於紂衣爵弁之上也。王命諸侯則信。命者，延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擯者進當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畧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疏注：信焉。假音格，至也。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進使前以祭焉。釋曰：云信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信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

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
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
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
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
後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策逸視策惟
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
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
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
依前南鄉之事也云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
之者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
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
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
降再拜稽首登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
傳云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
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侯其時
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載故云略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
於祭焉者祭統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

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
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注故謂至四瀆○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凶
謂年穀不熟裁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
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
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
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
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
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
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
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
而為壇遙祭之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

注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大夫
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
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
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
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

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
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摠神非后土但以
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
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
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云云后土
而祭之故曰后土社也鄭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
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
之言著大典明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土神不得為社也
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
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頒音班。疏注頒讀至采
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
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
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
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
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
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
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
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

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
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
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大
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
職公大都鄉小
都大夫家邑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表監盧氏
國朝監國

周禮注疏卷十八投勘記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鳳舉

周禮注疏卷十八投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八

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釋文地示音祇本或作祇按經作示注作祇通書準此

以佐王建保邦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王本或作左按葉鈔本作本或作佐則陸本正作左也○按

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

目吉禮於上

余本闕監毛本同嘉靖本目作自者誤也

吉禮之別十有二

毛本二誤三○按注詳言此者以證其卷首注所云其別三十有六也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釋文禋木亦作禋按羊人注作禋燎說文木部云禋積火燎之也从木从火西

聲周禮以禋燎祠司中司命又禋柴祭天神或從示然則此經禋字當以從木從火為正禋者禋之訛體禋者禋之或字

云三祀皆積柴實往至焉按至為體之訛閩監毛本改

鄭義大陽不變惠陳云依詩正義大陽當作天陽

是土十為木八妻惠棟云三統麻曰木以天三為土十壯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

耦為妃此當云土十為木三妻八與十皆地數不得為耦也

則北官好與南官好陽閩監毛本與改煥浦鐘云官誤臣非也古云天官猶云官舍作

臣非

五星左旋為緯浦鐘云右誤左

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惠按本座作坐

其名汁光紀閩本同監毛本汁作叶

常居傍兩星巨辰于位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常誤帝浦鐘云巨疑距字誤

紫之言中浦鐘云當作紫之言此宮之言中脫四字

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鄭注文耀鉤也上引文耀鉤可證因文承爾雅之下而

或云鄭有爾雅注誤讀此疏矣

又名大一常居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常居作帝君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按此下當脫春日昊天四字

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浦鐘云五疑互字訛

鄭君則以北星也按北為此之誤

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浦鐘云禮記疏作郊祭天並祭日

依虞書禋于六宗禮惠按本作虞喜○按喜誤

張融許從鄭君惠按本許作評此誤

以鬮辜祭四方百物說文刀部云副判也从刀鬮聲周禮曰副辜祭又鬮籀文副按鄭司農從故書作罷鄭君蓋從今書作鬮

故書祀作禋釋文作爲禋九經古義云小祝保郊禋于社杜子春讀禋爲祀說文云祀或從異作禋

鬮爲罷禮說云西京賦置互擺牲古文擺作罷

不見四寶者釋文四寶音獨本亦作瀆○按寶者瀆字之假借也

鬮鬮牲胷也毛本胷作胸

謂磔攘及蜡祭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嘉靖本惠按本攘作臘余本載音義作攘

八蜡以記四方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記作祀疏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

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閩監毛本柱誤社

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閩本同監毛本無誤爲

云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閩監毛本寶改清

宗祝亦執勺以先之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勺誤爵

是其順性之含藏也惠按本作順其此誤倒

率五年而再殷祭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率字按釋文大書率五二字爲音是陸本有率字

釋曰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是賈本無率字也

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清鐘云體誤體

如向所說具先灌訖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如誤知具誤其

次言獻是朝踐節盧文弨云當從通考重一獻字

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矣改耳

僖三十三年薨惠按本僖上有以字此脫

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 浦鏗云三誤二

天神言煙 閩監毛本煙改禋非此從注讀禋之言煙下

大夫不食梁 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閩本梁作梁當據正

札讀為截謂疫厲 余本閩監本同毛本厲改癘宋本嘉靖

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截截者斷也至字林乃有殍字

截謂疫厲者 閩監毛本厲改癘

廡焚 惠按本作廡焚疏同

此禍灾當水火二事為證也 惠按本水火下有故引水

以禴禮哀圍敗 唐石經諸本釋曰此經本不定馬融以為

同盟者合會財貨 余本岳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合會作

在內為軌 惠按本軌作先

親謂使之相親附 嘉靖本謂作者蓋非

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俱作

非謂時常月 按疑當作謂非常時月

云王將有征討之事者 閩本同監毛本討改伐

同謂威其不協 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協作協

朱于設錫之類 閩監毛本錫誤錫設毛本誤設

是不義而勇 惠按本下有也

大田之禮簡眾也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闕眾音悅按釋曰簡

文

其民庶不得合聚

閩本剗改其為則監毛本承之

今以兵而正之

閩監毛本而改往

以昏冠之禮

余本嘉靖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昏作昏疏同者淺人所增竄也

若據位為王已後

惠按本位上有即此勝

鄭摠云朕膳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云誤名

王使人異往以物質慶之

與字誤閩本改夫監毛本人

使之不有僭差也

惠按本作僭濫

列土封疆謂之諸侯

閩監本同毛本土作土浦鏜云土者謂公侯伯為列國故引孝經注列土謂之諸侯證之當從毛本作土此本閩監本作土誤也

則爵弁服

諸本同浦鏜云則上脫土字按釋曰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此賈疏本有士字之明證

雖得言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

閩監毛本作聘天子此作言誤于當為於

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以上為成國

臧禮堂云

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此注云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今本二百里下脫三百里三字四百里作三百里誤甚當據此訂正按正義又云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考大司徒職公地五百里侯地四百里伯地三百里故鄭云方四百里以上據公侯言之以其伯二百里

浦鏜云三誤二

其尊如故

閩本剗改如字作加監毛本承其誤

此後鄭先鄭所云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先鄭後鄭

加一命為二伯也 閩監毛本一誤二

賈服之等諸侯九州之伯 閩本上之字剗齊作云五二字監毛本承之誤甚。按閩監毛本是也

有此王之鎮圭 補毛本有此作此有

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 嘉靖本瑑作琢下同釋文為瑑直轉反

王晉大圭 閩監毛本晉改晉

文有虬纒耳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虬作麤疏同按釋文作麤。按从三鹿者正字也虬者俗字也

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 浦鏜云為瑑誤象致

二玉蓋或以穀為飾 段玉裁云為下腕瑑字

以禽作六摯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六摯本或作贊按廣韻六摯下引以禽作六摯云本亦作摯

雉取其守介而死

釋文守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按雉介鳥或作分非

謂臣無此義

補監毛本謂作諸

文兼諸侯之臣

浦鏜云文當亦字訛或改作又

手執束帛而授

惠按本下有之此脫

故鄭舉以言之

漢制考以作而

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

閩毛本同此本及監本背誤皆今訂正

爵大夫皆執鴈

惠按本爵下有稱

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秉桓圭

補毛本桓作楯

靈威仰之等而說也

浦鏜云而說字疑衍。按而說二字直跟上文皆據二字句太長故

鐘惑之耳

云象萬物半死者惠按本作夏物此誤

以其神幣惠按本神上有禮

所以滌蕩邪穢釋文作蕩滌今本誤例

鑊烹牲器也余本閩監毛本同釋文賈疏嘉靖本烹皆作亨當據正烹俗亨字

羣臣禮為小禮漢讀攷云羣臣乃羣神之誤對大神大鬼大祇言也小宗伯注云小禮羣神之禮亦

可證賈疏依誤立說不可從

前期卜日浦鐘云十誤卜

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閩本上句同監毛本止誤此閩監毛

本概誤概

三者執以從王浦鐘云王誤玉下授王同

二曰而號三曰鬼號浦鐘云今經文示鬼字互易

王公之禮浦鐘云上誤王

爵弁經紕衣釋文作純衣

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惠按本作王后及世子此誤

則是王后及世子矣惠按本作明是此誤

發爵賜服順陽義者浦鐘云也誤者惠按本誤皆

當時為祭以命之監毛本同誤也閩本時作特當據正

以親疎分於大都小都家邑惠按本閩本同此本於誤殷監毛本改為今訂正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注疏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至宗廟○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
 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
 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
 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
 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
 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
 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
 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
 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
 也○注庫門至即立釋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
 門為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
 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

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 兆五帝於

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兆五帝於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

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

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

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

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

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

郊○仰如字劉五郎反燹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禹

反沈又音巨汁 疏 兆五至如之○釋曰自此以下云外神

音叶劉子集反 疏 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

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

崐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

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注兆為至北郊○釋曰云兆為

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

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

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丑幣而言此據壇域處

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

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

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

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

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

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彼雖無三皇五帝

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玉可知後鄭不從

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

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

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

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

於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

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郊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

五行金為賜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

司農疏卷十九

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寶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 **疏** 兆山至其方。釋曰案大

林澤原隰亦順所。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用等 可知故略不言也。 **疏** 注用等至軍嘉。釋曰云用等牲

尊卑之差鄭司農云。 **疏** 注用等至軍嘉。釋曰云用等牲 五禮吉凶軍賓嘉。 **疏** 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

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 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組大夫四豆五組諸侯六豆七

組天子八豆九組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 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 **辨廟**

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 **疏** 辨廟祧 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

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摠云廟祧之昭穆諸

侯無二祧謂始封太祖廟為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 太祖為祧也。注祧遷至曰穆。釋曰案祭法注祧之言超

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為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為二 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人文王祧

昭之木主人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 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

從不密已後為數不密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 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 **辨吉**

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五服王及公卿 **疏** 辨 至之禁。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

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 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

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五服至之服。釋曰案尚書 五服五章才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 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諸

侯服山龍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爲王及公卿 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

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

人爲五也。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疏，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役守之事。適丁歷反。疏，父子孫一而推此而往，其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子。注三族至之事。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爲五也。云以三爲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代以親親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爲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以五爲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爲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

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官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毛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摠云：政令役守之事也。毛

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毛六戚如字，劉莫報反。疏至奉之。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駢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官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且在廟門之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沉天子也。注毛擇至主豕。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焉。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聽，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

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蓋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苽音孤。疏

辨六至奉之。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官之宿戒者也。注盥讀至麥苽。釋曰讀盥為麥者爾雅釋草麥稷也。麥字從米以次為聲。其盥字從皿以齊為聲。從皿不加從米故讀麥也。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苽者。辨六彝之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言。

名物以待果將

六彝雞彝鳥彝罍彝黃彝虎彝雉彝。果讀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

又盧疏。注六彝至為裸。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水反疏。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眾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裸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裸者。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其實裸更讀為權。辨

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

尊象尊尊尊尊尊大尊山尊。疏。辨六至賓客。釋曰案獻素何反著直略反大音泰。

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注待者至山尊。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先鄭亦略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王以賞賜有功者。疏。掌衣至賞賜。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裘冕以下。唯有大裘不

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裘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王以至以庸。掌四

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疏。注序事至之時。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

掌四時祭祀之序。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

享大鬼祭大祗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証序事唯饗饗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饗一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疏若國至詔號○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封○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

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云問事之正

日貞謂問於龜大小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

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

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省牲眠滌

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

濯祭之日逆齋省饗告時于王告備于王逆齋

受饗人之盛以入省饗視亨腥孰時薦陳之晚疏大祭至

早備謂饗具○饗昌志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疏于王○

釋曰此云省牲眠滌濯省饗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

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齋即大宗伯滌玉盥者是其也

大宗伯滌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

耳○注逆齋至饗具○釋曰知齋受饗人之盛以入者案少

牢饗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饗饗亦在廟門外今言迎

齋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饗視

亨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俎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

之孰其穀體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

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孰亦須饗鄭不言略也云時薦

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饗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

晚早云備謂饗具者此饗具即堂東所凡祭祀賓客以

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

但疏注將送至璋瓚○釋曰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

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王幣爵之事祿將之事注云又

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

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

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

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

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

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羣臣之禮

疏 詔相至宗相。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

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未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

伯故於中言賜卿大夫士爵則儻命諸侯之儀春秋

之以結上也賜卿大夫士爵則儻命諸侯之儀春秋

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疏 賜卿至則儻。釋曰

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 賜卿至則儻。釋曰

卿大夫士甲故小宗伯儻之。注賜猶至服也。釋曰云賜

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

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

觀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

儀者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小祭祀掌事如大宗

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

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幣之齋謂所齋來貢獻

之財物。齋子

今反本疏 小祭至之禮。釋曰小祭祀謂王立冕所祭則

又作資疏 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也。注謂所

至財物。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

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

受之以東故云受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

其幣之齋也

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

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

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

為之奉謂將行。被乎物反劉疏 若大至主車。釋曰言

音廢從才用反齊車側皆反疏 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

代云帥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帥領有司大祝而立軍

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

司禮疏卷十七

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被社豐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御行旅從祝佗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名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大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馮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與祭與疏若軍至四望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嶽四鎮四執事同疏讀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

注軍將至典焉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子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官而分之疏頒禽至甸音田出注下甸役同饁于輒反劉于法反疏頒禽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說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說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飲神非說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釋曰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至分之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

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
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盭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
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
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者
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
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証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

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日祠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
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誦音誅
疏大裁及執事禱祠
于上下神示。釋
日云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於上下天地
神祇。注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至禱祠。釋曰鄭知執事
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彌
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巫職中雖無事
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
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
言得福則祠之也

王崩大肆以柩鬯泚
後得福則祠之也
子春讀泚為泚以柩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
仲之。泚亡婢反杜音泚亡忍反李亡辨反
疏注鄭司
大浴也杜

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肆字故後鄭就足之特解肆
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仰故也必用柩鬯者以死者
人所惡故以柩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
鬯泚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泚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
不如也
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儀也
泣臨也謂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
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
斂疏者可以相助。斂力
疏注執事至相助。釋曰鄭注
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云親斂者蓋事官
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
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
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之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
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斂與
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
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
及襲斂亦無嫌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
姓而
言之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制色宜齊同。縣
首玄衰七雷反。

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
喪祭明日耐于祖父。離力知反。疏
注喪祭至祖父。○
虞禘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禘而已
故以虞禘解之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
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
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
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
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
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
易奠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
三虞卒哭俱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
卒哭日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
是也云明日耐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耐祭
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己日為
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
卒哭祭其耐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為耐祭是士從始虞至耐
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
去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為吉
祭則禘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

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禘并耐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
檀弓并耐祭摠釋故喪中之祭摠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
為吉祭耐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成葬而祭墓為位
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
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葬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疏
成葬至為位。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訖以王之靈柩
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
注成葬至之尸。釋曰成葬丘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為
丘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
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
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
王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
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
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
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
為尸以祭。凡王之命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后土也。○
為位。肆習也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
為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肆以志

反習也洗音疏凡王至為位。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旬
四李似二反疏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云肆儀為位者數
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國有禍裁則亦
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如之禱祈有所疏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者依其正禮

而為疏凡天至為位。釋曰天裁謂日月星辰奔殞地

祭之。注禱祈至為之。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

也。但求福曰禱禱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

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

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至之儀。釋曰凡言

者羣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是法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也。佐助也。

疏肆師至宗伯。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

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

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

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疏立大至用牲。釋曰此則佐宗

師山川百物。牲音全。疏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牲祀已下

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牲之等。注鄭司至

百物。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

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

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

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

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

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

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

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地示小祀耳

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

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驚冕毳冕

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

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
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
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
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
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
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
已下與大祀同亦直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有禮神幣帛而已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
為解玄謂祈當為進禱之禱珥當為珥禱者幾禮之事雜
記曰成廟則豐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封羊血流
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
中室然則是禱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是也亦謂其官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郊人執鄩子
川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即其鼻以珥社也。及其祈及注禱
同巨既反或區依反珥而志反注珥同判苦圭反俠室古洽
反劉古疏以歲至祈珥。釋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
協反也及其創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包用羽牲即
小先後也及其創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包用羽牲即
曰岬。注序第至社也。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

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
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為幾
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珥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
玄謂祈當為進禱之禱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禱鄭以為
沐而飲酒曰禱彼禱為禱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
珥當為珥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
傍為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
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
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
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
云然則是禱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珥欲破經珥及子
春珥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
證血傍為之以證珥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
師曰凡刳珥則奉犬牲毛牲曰刳羽牲曰珥此刳珥正字與
若然刳既正字而讀從進禱者且從故書機音耳至士師別
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珥是取血
以釁之事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為機機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
人。職劉之弋反戚音弋注機同監古銜反疏大祭至職
釋曰

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闕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展省至門人。釋曰鄭讀職為織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織為聲謂置臬之時織織然作聲故讀從織可以繫牲者也云此織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織人是此二官也言此織人對彼織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織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眠滌濯亦如之。宿先卜。疏。凡祭至如之。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眠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祭之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棗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裸也故書表為剝剝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爲鬻。果古亂反下同鬻音煮相息亮反下相其禮。疏。祭之及注同剝芳遙反或訪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疏。至怠者。釋曰云祭之日表盥盛告絜者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簋籩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鬱曰以栒杵以梧而築鬱金煮以和秬鬻之酒以沛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注棗六至為鬻。釋曰爾雅云棗稷也彼特訓棗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摠而言之六穀皆是棗故此經據六穀為棗故鄭云棗六穀也案食醬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煮麥苽香草煮以爲鬻者此言築鬻鬱人云裸事和鬱鬻謂取鬱金煮和秬鬻之酒沛以裸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棗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籩盛稻粱簋盛黍

稷皆有會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兆壇 **疏** 案兆至禁令。釋曰：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于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注兆壇瑩域。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瑩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瑩域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凡祭 **疏** 此王所以禮賓客。釋曰：案大行人云：大賓客涖筵几築鬻。禮賓客。疏：大賓至築鬻。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此王至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大賓客 **疏** 大賓至築鬻。釋曰：案大行人云：大賓客攝而載裸則此官主以築鬻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此王至賓客。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

將 酌鬱鬯授大 **疏** 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有故相。宗伯載裸。疏：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裸者容代也。大朝覲佐饋。疏：注為承饋。釋曰：此言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饋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饗之禮 設於 **疏** 大朝覲為承饋。釋曰：此言為承饋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饗。籩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籩於貢反。食。疏：共設至之禮。釋曰：音嗣下同。誤與音餘。下侯與同。疏：此肆師不享飲食而共設者肆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告設之也。注設於至致饗。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籩。今言共設籩。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是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饗食。祭。疏：注授賓祭肺。釋曰：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

侯禳于畝及郊 侯禳 **疏** 與祝。至及。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

郊○釋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
此侯禳二事于疆及郊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疆
令先言疆到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到
文以見義也○注侯禳至十里○釋曰知疆五百里者王畿
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
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
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
陽相去則然以其漢法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
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
大喪大禭以鬯則築鬻
草煮以爲鬯以疏大喪至築鬻○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
浴尸香草鬱也疏鬯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
以浴尸使令外內命婦序哭次序使相疏令外至序
之香也
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妾皆爲外命婦其內命婦
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已下至女御也○注序使相
次秩○釋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
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

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女六鄉以出也

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
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
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
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七
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受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
士杖四制云○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爲夫于爲反
下爲疏禁外至之杖○釋曰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齊斬
取同疏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
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
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外
命至制云○釋曰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
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男女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
夫等皆爲外命男其妻摠爲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
爲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爲外命女可知
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
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
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三升半冠六
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
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已下具有裁制司

司禮疏卷下九

杖

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
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
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
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視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
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
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
但服杖俱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也
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
凡師甸用牲
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
亞故書位為社杜子春云社當為位書亦
疏凡師至為位
或為位宗謂宗廟也句音田下大甸同
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常用牲社及
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注社軍至宗廟釋曰云社軍社
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被社魯鼓故名軍社
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
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大木在前鼓鐘
亞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祥亞鼓鐘後將舟亞
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

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
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
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圍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
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圍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
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類造上帝
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
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猶即也為兆
以類禮即祭上
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
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
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造
疏類造至如之釋
七報反注造猶同牧戚音目劉音茂
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尅勝後事告天
及社之事注造猶至牧室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
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
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
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
壇兆故鄭云為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此直是告
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謂四時
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以其命所報告

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於禩今大神文
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
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
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
大傳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
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
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
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
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上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
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
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
經亦當有祭行主
不言者文不備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助大司
馬也故書
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
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爲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
○注助助至所得○釋曰知助助大司馬也者案大司馬職
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
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

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
蓋蚩蚩或曰黃帝○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蚩音尤
疏凡四至爲位○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
肆師爲位而祭也○注貉師至黃帝○釋曰知貉師祭也者
爾雅云是類是禡故知貉爲師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
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爲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爲十倍之
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法者
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
益十倍選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
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
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
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
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
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
帝蚩尤於
帝庭也
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
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

適子疏注相其適子。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斬衰，故

知所相者。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

適子也。如今每事者，更奏自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

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凡國

伯。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

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

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習其事也。凡國之小

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凡國

禮。釋曰：此一經於職末摠結之也。

鬱人掌裸器。疏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裸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

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彝，彝

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

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皆與桓鬯相將，則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錫晉文侯桓鬯圭瓚，皆與桓鬯相將，則下文裸玉是也。故知

兼圭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疏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

於祭前，鬱為草若蘭。焦中子遙反。劉疏凡祭至陳之。

似消反。本又作鑣，音同。李又即脩反。釋曰：天地大神

至尊，不裸。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

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裸則大行人云公再裸之等是也。云

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為宗廟賓客用鬱

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泝之以實

彝。陳於廟中，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築鬱金煮之以

和鬯酒，至若蘭。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

鬱，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築者未知出何

文，云以煮之，鑣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

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

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

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

裸事

裸玉謂圭

疏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釋曰

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

之儀與其節

節謂王奉玉送

疏

詔裸至其節。釋曰

奉玉送裸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節謂

之泚其肆器

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

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造七疏

報反下同併薄冷反禮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凡反

凡裸事沃盥。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

若祭祀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噴也。大喪

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及葬其其裸器遂

狸之。明奠終於此。狸亡皆反遺棄戰反。疏

曰知葬其裸器據遺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

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遺奠故知於始祖廟

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遺奠有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

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狸之於祖

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

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酌尸

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

三

周禮疏卷十九

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崇之魯莊二十
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為瓢杜
子春讀齋為黍瓢謂瓢蓋也黍盛也立謂齋讀為齊取甘瓠
割去柢以齊為尊○崇音詠瓢輝遠反齋音齊在兮反杜音
資鄭作管反瓠匹召反蠶力兮反或郎戈反去起呂反極音
帝疏注崇謂至為尊○釋曰鄭知崇謂營鄭者欲見祭神
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
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
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
非傳文引之者證崇是營鄭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
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立謂齋
讀為齊者以其割齊為尊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廟

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鬻事

用散 裸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
皆器名立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
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鬻為下蜃

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脩
音卣羊久反又音由中罇也裸音埋出注概古愛反鬻乎逼
反散素旱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疏注裸當至
曰鄭破裸為埋者若裸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
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山川司農云
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立謂
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
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
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
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
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
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
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為始當在鬱人
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
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
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權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
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耐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
時之祭春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
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

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直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直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直也云直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禘禘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鬯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鬯為下者欲推出直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鬯為下著尊尊之意也云之屬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鬯事者即大宗伯云鬯率祭四方百物者也

喪之大鬯設斗其其鬯鬯

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

鬯讀為徽○設疏注斗所至為徽○釋曰鄭云鬯尸以鬯斗依注音主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鬯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鬯讀為徽者以鬯鬯尸故以徽為莊飾義也

凡王之齊

事共其秬鬯

給泔浴○率七內反

疏注給泔浴○釋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泔浴以其鬯酒

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泔浴使之香美也

凡王弔臨其介鬯

適甲曰臨春秋傳曰照臨弊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諸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介音界被豆彼反又皮尊反為執于偽反與音餘珍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疏凡王至介鬯○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以尊至進鬯釋曰云以尊適甲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尊適甲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二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甲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為被似若春秋被練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立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摯天子鬯者彼摯下與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已下為目此天子以

禮記卷十九
曾為摯君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彼注云眡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王至尊臣不名君故云某父且字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禮記卷十九

中精嘉萬中又書
中中既禮藏中精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十九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九

小宗伯

兆五帝於四郊說文土部云地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周禮為地說文兆分也周禮故書用假借字故作兆漢讀考云於當作于。按許所據周禮實作兆非改字今亦未辨兆為故書與今書凡若此類不可凡決

彼據禮神五幣而言

惠按本作玉幣此誤

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

監毛本皇誤王此本此頁補刻亦誤王今從闕本訂正

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

盧文弨云此三王二字當衍

萬物燥落

闕本同監毛本燥誤燦惠按本作躁

是五嶽四寶者

閩監毛本竇改讀

亦順所可知故略不言也

毛本脫也字順所下有在字

五禮吉凶軍賓嘉

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軍實作賓軍此本疏中標起訖云注用等至軍嘉與

大宗伯注合今本非。按說見卷十七

士二豆三俎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三改四

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

閩監毛本賓軍誤倒

辨廟祧之昭穆

葉鈔釋文作之祀

案尙書五服五章才

此本五誤云據閩監毛本訂正才古哉字閩監毛本改哉

唯在外野饗

閩監毛本外野誤倒

掌四時祭祀之事序

惠按本作序事此誤倒

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

盧文昭云通考引作大封此作遷誤。按今疏不談通考誤也

大卜本職可證況下文云不言大遷者文略也注不妨略疏何妨補其略

視享腥孰

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孰改熟疏同

其大宰省牲者

盧文昭云大宰無省牲之文疑仍是大宰伯之誤

以時將瓊果

唐石經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果改裸非上以待果將注云果讀爲裸

贊王幣爵之事

浦鏗云王誤王

以人道宗廟有禩

孫志祖云據小宰注以當作惟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惠按本於此分節小祭至之禮一節疏在此經下

受其將幣之齋

釋文齋本又作齎按齎俗字

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

惠按本遷下有廟此脫

以其載社在於軍中

補案在疑是主字之誤

故鄭注社主蓋以石之

惠按本注作云閩監毛本石下有為按注作蓋用石為之

郊有羣神之兆

余本岳本閩監毛本神同誤臣宋本嘉靖本作神賈疏引注同并有申釋之義今據以訂正

親斂者

此本及余本親作謂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親按賈疏亦作親斂者且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云云是本作親字今據訂正

鄭注執事是大祝之屬者

閩本同監毛本注作知

西面北上結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結誤請

鄭大夫讀竈皆為穿

漢讀考竈作毳按皆字涉下誤衍禮說云說文竈穿地也漢書王莽掘平

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墮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竈中則竈讀為穿信矣

杜子春讀竈為毳

漢讀考作讀毳為竈謂經文亦本作甫

聲如腐脆之臍

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作腐脆之臍嘉靖本作腐脆之臍當訂正此上作臍下

作臍誤疏中同釋文腐脆之臍舊作臍誤今注本或有作臍字者經義雜記曰注疏本作腐脆之臍正從舊本作臍其上一字作臍乃依陸本竈改耳古人多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為誤也

以卒去無時哭哀殺

惠按本卒作其此誤閩監毛本改為以卒哭更誤

若今時肄司徒府也

嘉靖本若上有謂與漢制考所引正合此脫

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

此本乃誤尸因形相近也據儀禮通解續訂正閩監毛本改作

而為之

但求福曰禱禱輕

浦鐘云禱下脫禮

是法如大宗伯之儀

閩本剗改是作其監毛本承之

肆師

珥當為餌

禮說云雜記覺廟餌於屋下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聃注云聃音餌以血涂祭為聃也公羊傳蓋即其鼻以聃社今本公羊誤作血社穀梁作餌社周禮皆作珥古文少假借多

門夾室皆用雞

葉鈔釋文作俠室余本載音義同

夾室中室

余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誤夾屋葉鈔釋文作俠室。按漢人多假俠為夾

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余本闕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及惠按本作職人賈疏引注同

當據正

若為櫛為聲

按櫛為聲上當有从木从戠四字

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

浦鐘云且誤且

築鬱曰以掬

浦鐘云掬誤掬

小行人所云者是之也

補案之字誤衍

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

毛本二筐字誤篋

則以酬幣致之

嘉靖本酬作粟俗體

今言共設篋

闕本作共設篋舊篋即篋之訛監毛本共誤如篋作匪

又欲破篋從篋之事也

闕監毛本篋作匪此本下亦皆作匪

不中法

余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法改爨疏及下祭表務注同

祝佐含斂先病

浦鐘云服誤病

但服杖俱時

浦鐘云同誤俱從儀禮通解按

鼓鍾亞

嘉靖本同余本闕監毛本鍾作鐘按尚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為亞彼既破惡為亞故此直引作亞下同

觀臺可以望氣祥閩監毛本氣作氛是

類造至之事閩本同誤也監毛本改作至如之

云大神社及方岳知者閩本同監本改作也者毛本又誤為也方

知兼有方岳者閩本同監毛本岳改嶽下司

為師祭造軍灋者孫志祖云爾雅疏引注重一祭字較明

其神蓋蚩蚩諸本同釋文作蚩蚩賈疏作蚩尤。按蚩俗字也

故於是戒不虞世浦鏜云也誤世

案郊特云補案云上當有牲字

社及祭酺釋文出酺也一字今本脫也

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諸本同閩本刻改者作著浦鏜云著誤者。按

者是著非

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嘉靖本無云漢制考所引同今本衍

鬱人經義雜記曰說文鬱部鬱芳艸也从日冂冂鬱彡其節也一日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

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又林部鬱木叢生者从林鬱省聲是鬱鬱不同郊特牲釋文云鬱字又作鬱知經典本與說文合也

掌裸器唐石經諸本同按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皆經作果注作裸此亦當同今經不作果者蓋因注言裸器

淺人遂據注以改經矣

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鑊中諸本同釋文作焦中云本又作鑊漢

讀考云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艸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許說同先鄭此築上為字誤衍且周禮經文言

築鬯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為築也

設牀禮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禮毛本第誤第

鬯人

案冪人云

此本冪誤幕據閩監毛本訂正

壝謂委土為壇

釋文作壇壝此倒

瓠人為瓦簋

浦鐘云瓠誤瓠

則水旱疫厲之不時

余本岳本閩本同監毛本誤倒嘉靖本作疫癘此作癘亦非也。按今左

傳作厲疫

鼓用牲于門

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用牲下增于社二字非考賈疏亦祇有于門也

杜子春讀齋為案

釋文齋杜音資漢讀考云據釋文則知注本作資資盛也者資取藉意謂藉以

盛酒也

廟用脩

嘉靖本脩作修

凡裸事用概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概作概。按从手者非

蚌曰合漿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作合將云本又作合漿按賈疏作合漿惠按本同。按今爾雅

作合漿

爾時本主新入廟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爾改是

云蚌曰合漿

閩本同監毛本合作合此本下亦作合按賈疏云是容酒之類則當本作合。按合

含一語之轉

摯天子鬯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岳本監本摯作摯毛本說

介為執致之

余本閩本監本同毛本致誤改嘉靖本作以介為摯致之按釋文出為執二字賈疏云天

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為執致之則余本為是嘉靖本衍以字執誤摯非也

君卿羔之類

浦鐘云若誤君

使介爲摯致之

閩本剗改摯爲執監毛本承之

故云某父且字也

閩監本且改某毛本改其誤甚。按

且者薦也凡表德必以一字爲伯仲之薦去伯仲而單舉下一字云某甫謂之且字見於周禮禮記公羊傳注者段玉裁類列之作且字攷

周禮注疏卷十九按勘記

終

南昌袁泰開按



